■責任編輯：張旭婕 2014年5月22日(星期四)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翠袖乾坤

連盈慧

飯焦與燈籠

有句廣東俗語是「隔籬婆仔飯焦香」，外省人稱飯焦是鍋巴，婆仔是鄰家的老太婆，意思是說自己的東西再好，總覺得不如人家的好，同時也指遠處的東西總比近處好，主要還是說吃吧，飯焦沒什麼了不起，婆仔肯定不是什麼大廚，可是從「隔籬」傳送來，就香氣四溢，自己飯鍋燒出來的，近在鼻尖，反而從未那麼垂涎，外間嗅覺的感性，總是那麼強烈，可見對食物的反應，至少一半來自心理作用。

母親節那天踏出家門，看見朋友一家人浩浩蕩蕩經過，打招呼聊過幾句閒話後，朋友笑指附近某某酒家，說他們每逢假日，都會一家人到那裏用膳，酒家離我家住處不到二三十步，朋友遠居對海，等閒九十分鐘車程，可真是酒家的鐵粉。可是我們吃過，卻覺得平平無奇，多年沒放在心，幾乎忘記它的存在了，反之，我們也像朋友那家人，經常光顧對海另一家食肆，這心理不也是等同「隔籬婆仔」。

相對另一句歇後語「幡杆燈籠——照遠不照近」，意思也十分相近，長長的幡杆掛着的燈籠，可以想像即如現在燈塔那麼照遠不照近，也就是說我們經常忽視身邊的人與物，目光只向遠看，甚至對親人亦如是。不時見過有些人，朋友有難，可以赴湯蹈火，散盡千金，害老婆兒女衣食不足亦在所不惜；朋友不過知道你喜歡吃什麼就給你送什麼，家人卻為你健康着想而給你燒什麼菜，可是很多人就嫌淡而無味。

日前在朋友A家中聚會，她弄的煎釀鯪魚人人都讚好味，從來不吃魚的B小妹妹好奇嚐過也說好，朋友欣然對她說：「這個菜你媽媽弄得最好，我是從她那裏學來的。」B哇一聲哭了出來，事後才從她姊姊口中得知，B自幼外宿，習慣吃外間的西餐和快餐，就算在家吃飯也自携外賣，從來不肯吃媽媽傳統的菜，年前媽媽去世，觸景傷情，就哭出來了。

琴台客聚

孫浩浩

廣告創作

眼前的工作已開始由劇本創作轉移到構思商品廣告。從事編劇工作多年，同事們都是經驗老手，有的入行已達二十多年之久，最短的也至少有一至兩年的編寫劇本的經驗。但面對廣告創作，不論是創作總監、編審、首席編劇、資深編劇、還是初級編劇，大家通通都是門外漢，既無經驗，甚至可說是零認識。一下子要殺埋身，只好當自己是清兵，大個「勇」字放在心口，衝呀！

雖說電視劇跟廣告同樣需要無限創意，但電視劇的創作是屬主動的，而廣告則是被動的。劇集的構思、主題都是由創作人主動帶出來的，編劇每每喜歡藉着劇集，帶出一些個人的主觀信念或訊息，甚至期望可以把這些信念感染觀眾。但廣告的創作往往只能迎合廣告客戶的需要，即使你以前曾用過其產品，覺得非常差勁，但在創作上還是要落力地去吹捧，因為「The Customer is King」。

廣告沒有劇集的長篇幅，可以慢慢鋪排情節。喜歡追劇集的觀眾，至少都會花幾分鐘時間來看看頭兩場戲，覺得不吸引才轉台，但觀眾對廣告的忍耐力相對地就低得多，頭幾秒如無法吸引到觀眾的眼球，就會馬上放棄，所以廣告的內容必須非常濃縮，情節都要短而精。

電視劇跟廣告同樣需要經歷賣橋階段，電視劇需要向老闆賣橋，廣告也得要客戶拍板才能落實。有過橋的程序，當然就會有被ban橋的危機。電視劇的橋段要是不幸給老闆或上司ban了，也不一定就此宣告死亡，所有編劇都懂得、也擅於採用「陽奉陰違」、「借屍還魂」的方法，把已ban的情節稍為調節一下，換上另一個設計，總能把想講的訊息帶出來，始終劇集篇幅較長，二十集每集三十場戲，老闆不可能每一個細節都監察的。然而廣告的篇幅則短得多，最長也只不過是數分鐘，每一個構思、每一個情節，甚至每一個畫面，都難逃老闆的法眼。

同事當中，特別欣賞幾位年輕編劇，他們的構思很具創意，也富幽默感，可惜最後仍難逃被ban的命運，原因是廣告不符合品牌形象。香港的電視劇跟廣告同樣都偏向保守。一切關乎政治、宗教等敏感題材，全部都是電視台的禁忌，而且電視台亦經常出現過度自我審查的現象。然而廣告業界也不見得比電視台開明，尤其是一些傳統大品牌，既要符合品牌形象，又怕開罪人，他們無需大突破，也不要反傳統，總之穩穩陣陣就好了，最後錢都只是花在請個大明星，影幾輯漂漂亮亮的廣告相就是了。面對這類廣告，就好比上司又下指令要再開一個爭產劇一樣沒趣。

最新一季《全美超級模特兒新秀大賽》（America's Next Top Model），其中一名參賽者罹患白斑病（俗稱白蝕），全身均長滿白色的斑，被人嘲笑為「斑馬」，卻成功打入最後十四強。我跟同事因而構想，如果能找來一位白蝕或臉上長有胎痣的女孩子，來當化妝品廣告的模特兒，用遮瑕膏或粉底來遮蓋臉上的胎痣，這個構思應該不錯的，可是最終我們都沒有把這個構想說出來，因為我們都不認為香港有任何一個品牌的化妝品會接受這個構思。

以前在劇本上也曾編寫過廣告人向老闆賣橋的情節，但總覺得失真，如今終於有機會親身體驗一下。不論將來真的要轉向廣告發展，還是繼續在劇本上的創作，這次都是一項非常難得的體驗。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尾道追蹤

尾道，不是日本的熱門旅遊地點，但卻牽動着不少熱愛電影、文學、自然及人文風光的旅人的心。

尾道位於廣島縣南部面向瀨戶內海的一個小市鎮，戰前戰後曾是造船及鋼鐵業的重鎮，本無什麼特別之處。一九五三年，導演小津安二郎選了這個小市鎮為背景，拍了日本電影史上的代表作《東京物語》，受各國電影文化人推崇備至，自始平凡的小市鎮亦不再平凡，吸引了不少「朝聖者」到來，追蹤電影中的真實場景！

位於廣島縣東南部的尾道，面對瀨戶內海的尾道海峽，自東向西伸展。自古以來作為內海航道上的要地而繁榮至今，是一座風光明媚的港口城市。

這裡有許多古寺，位於千光寺山山腰處的千光寺，有一座俗稱「赤堂」的紅色鮮麗正殿，採用了舞台結構，巧妙地利用了山的斜坡面。另外，以被列為日本三大名塔之一的多寶塔而出名的淨土寺，風格秀麗，正殿等一字排開，是日本建築風格和中國唐代建築風格的混合建築。還有一個值得一看的地方，那就是在仁王門上掛着兩米多長大草鞋的西國寺。無論是用雙腿拾級爬登表參道，還是搭乘索道吊車，登上千光寺山可以享受海風的吹拂，遠眺瀨戶內海，還可以飽覽尾道的市容，那些緊挨在山坡上的民居、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的海峽、以及綠茵環繞的向島都歷歷在目。這裡不就是小津安二郎《東京物語》電影中、主角凝望着的結尾畫面！

■千光寺 網上圖片

百家廊

若荷

花鄰

前幾日回家，看母親種了一行不知名的花苗在門外，有些難以壓抑的竊喜，又感覺十分驚訝。好多年了，年邁的母親已經很少種花。問她，說是鄰家的女主人來幫着種的。除了花草，牆角之處還有兩墩絲瓜，兩片胖乎乎的幼芽毫無保留地展開着；自來水管旁邊濕漉漉的磚縫裡，一蓬野草正生氣勃勃地成長。母親說，那是她嫌院子裡的花草太少，故意給這些野草澆了水，這才旺盛起來的。它們看起來不起眼，可細觀，在這初夏綠意漸濃的日子裡，滿透着大自然的生機。

想不到，這些看去普通的野草，也在母親這裡享受到「貴賓」的待遇。花草的世界，和天下萬物一樣，本沒有什麼高低貴賤區分的，只要你去熱愛，願意欣賞，每一種生命都有它的美麗所在。看看母親，望着院子裡的「花草」，我驟然而笑，心想這是好事情呀，說明經過幾年的調理，母親的身體確是有所恢復。幾十年慢性氣管炎的煎熬，母親身體一直弱不禁風，如今老病根輕了，她也能在陽光燦爛的天氣裡走出屋子，在自己喜歡的事情裡找一樂趣，種植花草。

我們以前的家裡，是少不了花草的，父親太喜歡種花了，幾乎每年春天，院子裡都葳蕤着一片綠色，為炎熱的夏季或蕭瑟的秋天，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比如夏天太陽當頭，整座院子裸露在驕陽底下，父親一聲令下只幾天的功夫，便讓這些植物搖身一變，從那淺草中生出柔韌的枝蔓，展開濃綠的葉片將院子的角落爬滿，為炎熱的夏日遮蔽住熾熱的光線，若是蕭瑟的秋天，深且濃綠的葉和繁而妍麗的花，同樣點綴着季節的顏色。

在早，父親是不種花的，儘管我小時候生活過的那所大院裡，到處都開滿了鮮花。到現在，我還對那些花兒深深地懷念着。有木瓜花、芍藥花、芙蓉花，還有滿樹滿樹的杏花、梨花。曾經在某些年代，種花一度被認為是小資，熱衷種花的人每每備受冷眼，彷彿本身就是一株吹風就折的花草，經不起任何季節變化的。然而我卻對他們另眼相看，在我的心目中無論是花還是綠色的樹，處處都充滿禪意，那麼令人喜歡。

父親退休後才開始養花的，這時他老人家已年近花甲，每天除了到運動場打打門球，就是看一些養花的書，漸漸開始養起花來。他不像有些人，興致旋來，立即種些名貴的植物。父親一開始趨向平凡，然後再朝名貴的花草「轉型」，以求技術漸進少走彎路。文竹、吊蘭、火鶴花等等，都是父親種過的，江南江北的名花，都說種不活，他也屢不悔改地拿來試種，在父親的精心管理下，幾乎沒有種不活的花。

有個愛種花的父親，自然就有了滿院的芳菲，與人生緩慢的時光一起，分享着家庭的溫馨與和睦。是花草溫暖了我們。什麼令箭花、蟹爪蘭、金鐘花、香雪蘭……沁人心脾。父親說，養花也是一門藝術，掌握了花開的規律，才能讓花期在一年四季不間斷。不知是花吸引了大家，還是由於父親的帶頭推廣，大院裡風行起養花來。年青人把種花當成了時尚，老年人更是把蒔花當作了生活的樂趣，院裡院外一片盎然，就連新春大紅的對聯上，傳遞出的也都是紅情綠意。

父親的花，引來滿院鄰居的讚賞，父親也免不了跑到左鄰右舍一邊欣賞，一邊交流指導。大家學會了扦插和根莖分生，到後來又學會了嫁接。凡是種花的人家，幾乎都成了父親要好的朋友，我們把這些鄰居笑稱為「花鄰」，凡是大家共同喜歡的花，只要一家栽種，過不多久就家家栽種起來。

記得在鄉下居住的時候，有一個鄰家的二嬸，為人直爽，個性很強，每有遇見不平的事，必上前出手討個公道。對自己如是，對他人也是如此，輕也能說，重也能罵得出口，村裡人都不敢惹她。那時我年幼，對她的行為不太理解，有些怕她。隱約記得她喜歡種花。我喜歡模仿，她種我也跟着種。看她從海棠花上掐下一枝種在園子邊上，我也將開得好好的馬莧菜花揪下一朵，種在打破的黑瓷碗裡，花沒有葉，開一天也就敗了。她從山裡挖來杜鵑種在牆角，我也找些植物枝幹種在地裡，期待它能發芽開花，結果可想而知。

有次我問母親，還記得這個二嬸嗎？母親說記得，不過母親對她的印象很好，母親美好的記憶裡，是她曾養過的一缸花，那花是荷花，在我們北方也叫水蓮花，尖尖的芽打着卷從水裡浮發出來，舒展開來就成了圓圓的葉，泊在平靜的水面上，凝定而安詳。花朵亦是先在水底悄悄打個尖，害羞地藏着，突然某一個清晨，碩大的骨朵露出了水面，在小小的泥缸裡亭亭玉立起來。水不多，也不少，恰到花莖的一半，在水光的反射下，瀲艷如繾綣的畫意。

村子坐落在大山腳下，自古以來就少雨缺水，這小小的一缸蓮，每日在焦渴的村莊裡碧葉翻風，紅英照日，簡直就是一個稀世景觀。每年的夏天都這樣艷艷地開着，開得那麼安靜，那麼飽滿。在那樣一個經濟窘困的年代，在那樣一個貧困的農家小院，這一缸的花，讓教學的母親產生了好感，由此萌生出對這個小村的熱愛來，這份熱愛促使母親不遺餘力地去工作，含辛茹苦，教書育人。在母親的眼裡，二嬸是美的，是否因那花，成就了二嬸的美？我不知道，卻知道因那花，母親才鼓起了戰勝命運的勇氣。

晚年的母親愛花草，也愛畫畫，畫柳燕，畫山水，今年八十二歲的她，每周去老年大學上半天課。母親說，她遺傳了外祖父的天賦，外祖父就喜歡畫畫。外祖父畫的多是梅花：梅花叢裡，兩隻偎依在梅枝底下的鹿，活潑着也喜慶着，暗含着美好的寓意。可外祖父卻不是什麼畫家，他是一位手藝極巧的木匠，能用珍貴的木料打造成令當今收藏家頗為眼熱的家什，能在沒有生命的木頭上雕刻出栩栩如生的動物、花鳥，天然成趣，古色古香。

外祖父出身於木匠世家，明清時候就以鏤花雕刻手藝名聲遠播。晚清時期經濟蕭條，家道中落，經歷了誰都逃不過的國難家難，為遠離戰火，四處躲藏，做過滿清女人的花盆鞋底，到外祖父這輩已勉強餬口了。外祖父沒上過學，但識字，四書五經在家裡藏着，閒暇時拿出來讀幾頁。他有個性，脾氣倔，讀多了「之乎者也」，偶而賞賞花，畫個畫，為的是生計，更好地雕刻創作。

我沒有見過外祖父，在我沒出生前他就去世了。我見過他做的兩把太師椅，椅背中間雕梅刻鳳，細緻到不露刀跡，可見非凡的刀功。三十多年前，有人出高價上門求購，可老人們都不答應。不知那對太師椅用什麼木質打造，歲月的蛛網使老屋在緩慢的時光裡年久積重，而那把太師椅，卻在肅穆的正堂前光亮如新。

■網上圖片

七嘴八舌

小臻

國民形象從你做起

過去一段日子，大家為了內地旅客的禮儀問題、為了香港那幾十個人反內地旅客等問題討論了許多，大家都知道沒禮儀的是少數，反內地旅客的也是少數，但這個資訊發達、媒體膨脹的年代，都是一人做錯全民埋單的。外媒只會說內地人如何如何，香港人如何如何，所以我們每個人的言行都很重要，做好自己等於愛護國家和民族。

其實香港人都知，這幾十個人其實是演員，他們是撈政治資本，遺憾的是他們將七百萬香港人擺了上枱，海內外媒體都會說香港人對內地人很反感……剛巧在台灣，也被問到香港人是否很反對陸客到訪？對不起，那幾十個人絕對不可以代表香港人，起碼我和我身邊不少人都不認同，許多人也知水貨客不少是港人，可能限制一簽多行也沒大作用。

然而，我們的內地一向注重國民教育，讀書時都強調德智體三好學生，看來應該在德方面加上禮儀方面的常識。其實受高等教育的一代或城市人都是較懂得基本儀態，是一些鄉鎮生活的人較為不清楚或不注意而已。儀態禮貌都要學的，一些西方正規的禮儀港人也不全懂，你看香港小姐每年的參選者都要接受儀態訓練。

有些內地同胞真的不明白哪些行為叫不禮貌，因為平日在家都是一樣夾餸「飛象過河」、喝湯發出聲等方式，習慣了。他們的小孩在家鄉人有三急找不到街邊廁所一定是就地解決，但他們地方大，人口少，可能尿尿完都未有人見到；但在城市街道就不一樣，千百對眼望着你，避免的方法是家長出門時有意識要他們先去大小便，到一定時間問小孩有沒有需要，這樣就省卻臨時出亂子。隨地吐痰就更要不得，所以才要紙巾隨身。

平日最多見內地同胞在街邊踢着等人，在北方他們這樣做很正常，到城市在街邊踢着感覺不美觀，累了還是應該站着或找餐廳坐好些，逛街人人都累，但要忍住呀！

在公眾場所電梯、巴士、地鐵、餐廳，注意說話的音量，大聲會影響到同車廂的人，因為那是擠迫空間，人走不開的，沒道理要別人忍受你的偉論。

亦有些內地人的思維習慣了自己的一套，不懂入鄉隨俗，不知甚麼叫避忌和私隱，他們會毫不避諱當面問人月薪多少？你的房子值多少錢？多大年紀？這都需要港人告訴他們不宜追問。另一樣是修養，他們習慣對售貨員、對茶樓女侍應大聲呼喝，顯示自己花錢應份受服侍，但香港人不會，那是一種職業而已，他們服務你，你要唔該人。

親身經歷一件事，在深圳過關，香港關員對一女內地客檢驗嚴格一些，這女內地客不滿，取回證件那一刻竟然大聲說「沒有我們來，你們食屎！」當時真的想上前「還擊」，只見關員沒好氣，很佩服香港關員的修養。財大氣粗的人確令人討厭。朋友從關島回來說，關島又是被內地客攻佔了，但「好大鑊」，當地人不喜歡他們，知道我們是香港人，態度就好多了。這對國人來講都是警號，內地旅客外遊的地方愈來愈遠，如果不注意，對國人形象破壞性愈來愈大，怎能不正視？

隨想國

興國

熊貓

記得第一次見到熊貓的照片，是在台灣工作的時候，人人都覺得可愛，但卻引起了爭論，有的說根據所屬應該稱為貓熊才正確，有的說貓熊讀起來怪怪的，還是熊貓唸起來動聽，有的說本來那就叫做貓熊的，只是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一次標本展覽時，因為貓熊兩個中文字橫寫，而當時國人讀中文的習慣都是從右到左的，所以把英文書寫的貓熊都讀作熊貓……

總之，應該是貓熊的，卻因為美麗的誤會而成為現在人人都說的熊貓了。不過，港人稱為熊貓，內地正式的稱謂卻是大熊貓。如果說到古時候的稱謂，像執夷、杜洞尕、食鐵獸、銀狗、峨曲等等，你會覺得那是可愛的熊貓嗎？

特別是食鐵獸，熊貓居然食鐵？我不知道，但是熊貓原來是食肉的動物，但經長期的演化後，如今九成九都吃竹子了。人類如今盛行素食，不知以後會不會也演化成素食動物？

根據資料顯示，這種中國特有的動物，如今現存的數目，還不到一千六百隻。然而，下個月，就有一千六百隻熊貓，在香港十個著名的地標裡巡遊。奇怪嗎？比現存還多出幾隻哩！那豈不是全世界的熊貓都來到香港。當然不是了，那是為了配合「元創方」在中環正式揭幕而舉辦的活動。這一千六百隻熊貓是紙糊的藝術品，已經在法國、荷蘭、意大利、德國、瑞士等地展出過，六月份便在香港作巡遊展出。想想看，一千六百隻六種不同造型的熊貓，全都集中在諸如尖沙咀等地標中，場面將是何等的壯麗！

這個盛大的展覽，除了慶祝「元創方」的啟幕之外，自然是以熊貓的稀有，來傳播保育的精神了。

獨家風景

呂書練

後現代舞蹈

不知不覺中，澳門藝術節已走到了銀禧紀念，為隆重其事，當地文化局不但在香港各報刊登宣傳特輯，更專程到廣州開記者會，進一步對外推廣文化藝術。今年，為期逾一個月的藝術節雖然有逾半節目為本土創作，但仍不忘邀請海外大師級藝團，當中的重頭戲之一是來自美國的Lucinda Child舞團的後現代舞蹈《舞》。

一個簡單的「舞」字既是表演形式，也是節目名稱，而整場一個小時的演出留給觀眾的也就是純粹的「舞」——簡潔的舞台和簡單的舞姿，只見身着素雅鬆身舞衣的舞員，在清簡的上世紀七十年代音樂背景襯托下，以輕快的舞步陸續出場，時而一人獨舞，時而數人組合，沒有敍述的情節，也沒有高難度動作。乍看起來，簡潔得像是在排練。

但仔細品味，動作看似不斷重複，實則層層遞進，簡中見繁，雜中有序，尤其是配以多媒體的錄像投影，舞台上的真實舞員跟影像中的影子舞者既像拍檔，也似對手，互相追逐，也互相嬉戲，動作在連綿的累積中誘發出如潮湧般的激情，不但令舞者在旋轉躍動中自娛自樂，也把觀者引進忘憂的世界。

這也就是後現代舞蹈家們或倡議者們，尤其是本舞團同名創辦者所追求的境界：極簡主義。在這裡，舞蹈回到了基本，回到日常生活中，以音樂和造型共同為觀眾炮製一場接近生活又兼具靈性的視聽饗宴。

所謂後現代舞，顧名思義，就是對現代舞的一種顛覆和反動；不像現代舞，後現代舞沒有複雜的劇情、華麗的佈景和服裝，連配樂也呈現不規則。追求自由和自然，以全身而非局部(比如手勢或足部或表情等)地投入，舞員隨着內心的呼喚和情感翩然起舞，以動作而非劇情去激發觀者的情緒，促進心智交流，以達至怡情養性，以達到身心的放鬆。

而且，在後現代舞中，動作、音樂和舞台造型同樣平等、重要，互為交融，像這次的《舞》就被視為是三位二十世紀大師級人物——編舞家露仙達．查爾特斯、作曲家菲力普．格拉斯及現代主義視覺藝術家索爾．勒維特殿堂級合作的後現代經典傑作，自一九七九年首演以來，屢獲好評。